

老村的一个午后

大凡中原人,提及自己的祖先,总会归咎于明朝洪洞县大槐树下的一次迁徙。我老公说他的祖上也是从大槐树下迁徙来的。祖先风餐露宿到了今天的荥阳地界,在今贾峪镇的一条山沟安顿下来,凿洞而居。那里树木葱茏,景色葱郁,河水潺潺,泉水叮咚。村庄没有名字,有一天,一颗流星落在河边,于是那条河便有了名字叫星星湾。星星湾又成了村庄的名字,上游的叫上星湾村,下游的叫下星湾村。

我老公家在下星湾居住,村民大多姓朱,传说是朱元璋的一脉裔孙。不知不觉,小村繁衍生息了数百年。

夕阳下的老村很静谧,连狗吠和鸡鸣都很少听见。房屋多是上世纪90年代以前的建筑,有不少常年落锁,甚至任凭坍塌。那些尚有人居住的,也多是老人留守。年轻人多离开了老村,在河边的开阔地带辟了庄院,建成两层三层的别墅式,看上去瑰丽气派。老人则舍不得老屋,老屋的一砖一瓦可以说都由他们打造,是他们辉煌史的一部分,他们习惯了老屋的气息,便仍然待在原处,与老屋和老村共老。

那个午后,麦子已经归仓,秸秆还散发着馨香的气息。在老村的过洞,几个老太太坐在桐树荫里纳凉,边拉家常边掐截手中的麦条。播种的时候,他们特意种了些高秆麦子,收割的时候,特意用镰刀而不是收割机收割,保留了麦秆的完整。麦条是掐草辫的好材料。农闲,女人们的手却闲不下来,她们的胳膊窝底夹一把麦条,村口坐坐,邻家串串,一盘草辫就在指间辘成了。附近有人收购草辫,一盘至多卖两元钱,手快的人一天会掐四五盘,也不过十元钱吧?可是这些女人乐此不疲。

她们都很能干。农闲时分,有的在附近的灰窑、石子场打零工,和男人一起装载重几十吨的货车,有的在乡村的集会做点小生意,有的到工厂里做工,每天挣的远比掐草辫要多得多,可是,“谁谁掐辫卖了五六百元呢!”说这话时,她们脸上满是佩服的神色。我发现,她们衡量别人是否成功,异于现代社会普遍的以挣钱多少为标准,她们有自己的标准和尺度:比如她们提到的那个能干的女人,从掐辫这件小事上就挖到了一笔“巨款”;比如村里的某家男,靠一技之长养家糊口……钱挣得再多,如果来路不正,或者不能善待家人、乡亲,她们也会嗤之以鼻。她们审度人的标准,其实也是多数村里人的标准。从这点来看,他们还保留着善良朴实的传统眼光。

邻居大娘喜欢回忆从前,她用的是比较法:今天的日子多好啊,吃得好,穿得暖了,从前是……感谢党和政府。她反复地用着比较法进行今昔对比。民以食为天,那吃不饱穿不暖的苦日子对我来说像听传说一样,对她像那样经历过新旧两个时代的人来说,则是一种刻骨铭心,犹如对晌午刚吃过的饭菜一样记忆清晰。

过洞的崖壁上,悬垂着一条条青翠欲滴的藤架,五月,藤花盛开,紫色的花朵覆盖了整道崖壁。20年前,我第一次到这里来,就是看到了那一道崖壁盛开的藤花,陡然喜欢上这里的人,把这里变成了我婚后的老家。

据说老村过不了几年就要消失了。老村的那个午后,略显倦怠的夕阳、树影,几个掐截麦条的老太太,构筑了我心底幸福家园的一幕场景。

荥阳市委老干部局 吴培利



大学毕业后,我来到省会郑州找到了一份工作,租住在位于北郊的陈寨村内。房东王奶奶虽然是个70多岁的老太太,可是精神矍铄,性格乐观,每回见到我总是乐呵呵的。

开始租住的时候,我总是缺这少那,王奶奶总是热情地把她的东西拿来给我用,有时买了菜回来,还会把菜分给我一些,一个劲儿提醒我说:“小郭,年轻人一定要注意营养,不能天天光吃方便面啊!”

有时我正在做饭,王奶奶就站在我的旁边,一边指点着我如何去做,一边站在我旁边不住地问我那那那个没完。像是家里的老母亲在身边一样。

每天清晨,我收拾完东西去上班时,王奶奶也同样锁上房门出去,周六周日我在家休息时,王奶奶也是照常八点钟之前出门,一天也未落过,这让我感到有些纳闷。

一个周末的清晨,我吃完早餐回到出租屋里准备休息。忽然,天空中乌云密布,狂风卷着豆大的雨点飘落下来。这时,我却看见王奶奶拎着雨衣准备出门。我很是疑惑不解,以前我总以为王奶奶每天出门是在坚持锻炼身体,可是今天这样的鬼天气,王奶奶为什么还要出门呢?我问王

[征文选登]

爱的火炬

奶奶:“雨下得这么大,您这是去干什么呀?”王奶奶一边穿着雨衣,一边呵呵笑着对我说:“呵呵,小郭啊,我这是急着去约会呢,要是我不去,他们一大群人都会着急的。”

我还真没看出来,王奶奶这一大把年纪了,还是一位这么重要的人物哩!她很有可能是个什么老年协会的头头,或者是太极拳教练什么的。可是我在王奶奶家住了两个多月了,王奶奶除了每天早上约会以外,大部分时间就是买买菜做做饭看看电视。也没有发现王奶奶自身有什么特长和爱好啊?

谁知第二天清晨,我收拾完东西正准备去单位上班,刚要出门时,却猛然感觉好像少了些什么,我心里一惊,这才想起,原来王奶奶没有随我而出去约会。我赶忙走到王奶奶紧闭的房门,轻轻地敲了敲她的房门。

过了好大一会儿,我听见了屋内有王奶奶微弱的呻吟声,赶忙推开门走了进去,看见王奶奶正虚弱地躺在床上,一副有气无力的样子。哟,王奶奶发高烧了。王奶奶轻轻地说:“小郭,你帮我打电话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就行了,他们会上门服务的。不过你要把屋里大概收拾一下,一会儿会来很多人,我怕他们连站的地方都没有哟。”

我心里有些疑惑,以为王奶奶病糊涂了,给一个老太太看病,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能来多少人呀?

可是令我没想到的是,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两个人刚走,一大群老头、老太太却蜂拥而至,一下子拥进了王奶奶的屋子里。他们一个个热情地拉着王奶奶的手嘘寒问暖,把王奶奶激动得老泪纵横。我心里更是疑团重重了,王奶奶一个人病了,这群老人们怎么知道的?再说犯得着一下子来这么多人看望她吗?

王奶奶病好之后,她专门买了菜给我做了顿饭。等吃完饭之后,我问王奶奶:“王奶奶,你们每天早晨风雨无阻去约会,到底是在干什么呀?”王

奶奶低下了头说:“我们什么也没干,就是个见面而已。”我追问:“见面就那么重要吗?再说了,那天下那么大的雨,您打个电话不就行了吗?”

听到我这话之后,王奶奶眼圈红了,叹了口气说:“唉!小郭,可没你想象的那么容易!现在我们都老了,很多电话记不住,只有大家见个面,我们心里才会感到踏实!再说我们天天聚会的地方是李老大家,而她又又是位聋哑人,前几天又跌倒在路边把腿弄骨折了,为了不给子女添麻烦,她没有把消息告诉外地的子女,而我们一群老人们就轮流照顾她。那天下大雨,正好轮到负责照顾她哟!”说完,王奶奶拿出纸巾去擦那湿润的眼睛。

原来,这些上了年纪的老人们都是空巢老人,他们的子女有的出国了,有的在外地工作,有的虽然在同一个城市,但是居住得比较远。因为种种原因,这些子女们十天半个月也不一定回来探望一次老人。可是有一天,一位老人的子女回家了,没想到进门之后就号啕大哭起来,原来老人早已病死在床上,尸体已严重腐臭……

这件事对老人们的触动很大。他们开始只是邻里之间相互每天问候一下,后来人数越来越多,到最后老人们便自发组织起来,无论是什么天气,每天清晨八点钟都要约会一次,目的就是互报个平安!一是老人们可以相互照应了,不给子女添麻烦;二是哪位老人有了困难,大家也好伸出援助之手互相帮助下。

听到这里,我的心猛然颤动起来,多好的一群老人啊!他们竟然建立起了一个互助自救性质的组织!

从那以后,这个组织里又多了一位年轻人,他每天早上上班前早起一个小时,跑遍村里所有的空巢老人的家,敲开他们的房门,看看他们是否安好……

郑州市秦岭路1号新力电力公司化学办公室 郭勇

“幸福家园”征文活动启动了

征文主题:以“幸福家园”为主题,反映社区生活、社会和谐,展示群众的幸福生活。

参赛对象:我市社区居民、村镇居民均可参加。

主办:郑州市委宣传部

承办:郑州晚报

征文要求:1.要求作品思想健康,内容真实,语言简洁生动。
2.作品体裁不限,提倡使用微博体等新型表达方式。文章内容要求真实,立意积极向上,紧扣“幸福家园”的主题,展现我市人民的和谐生活。题目自拟。

奖项设置:本次征文活动将组织有关领导和专家对征文进行评选,评出一、二、三等奖若干名,优秀作品奖若干名,颁发荣誉证书和奖品。

投稿方式:征文可通过电子邮件332126721@qq.com投稿或邮递投稿,稿件请注明作者姓名、地址、邮政编码、电话及“幸福家园”征文字样。



两代大师的对话

□蔡柏顺

2005年8月2日上午10时许,北京301医院,季羨林先生的病房里,来了一位来自中州大地的客人,他的出现,使季老的病房里多了几分生机和暖意。季老住院期间,虽然有许多朋友、亲属和国家领导来探望他,给他带来不少欢乐和情趣,但在医院住的时间长了,有时也难免希望客人给他带来新意。今天来的客人,使他顿时兴奋起来,并从病床上起身走到案头前,坐在椅子上,接待来的客人。这位客人不是别人,是郑州大学历史学院教授,国家级德艺双馨艺术家、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陶瓷艺术专业委员会主任——阎夫立先生。阎教授从事陶瓷科技、文化、艺术研究40余年,孜孜以求,研究历史,不断探索,不断创新,其中从事陶瓷和窑炉的考古挖掘、修复、复制研究工作16年;担任中国钧瓷研究所第一任所长13年;创造了钧瓷的辉煌,他亲自创作烧成的500罗汉群雕获得了全国民间工艺美术书法大展,开创了钧瓷圆雕人物的先河,近500种釉色的变化,填补了钧瓷历史的空白。创作的大型手塑千神壶,被陶瓷界誉为钧瓷一绝,被专家学者誉为“现代钧瓷艺术之父”。

当阎教授把一尊亲自设计制作的“寿桃”呈现给季羨林大师时,我们看到他顿时来了精神和情绪。他双手捧着这尊“寿桃”,与阎夫立教授交流着中国陶瓷的发展史,以及当前中国陶瓷业的状况,谈到传承、弘扬、创新和发展。季老越谈越兴奋,脸上泛着红润,眼里也传递着锐光。他突然严肃而动情地说:“我很喜欢钧瓷艺术,见过许多钧瓷艺术品,唯阎夫立先生陶瓷艺术为美。”阎先生说:“感谢季老对我的鼓励,继续努力,把郑商瓷做得更好,决不辜负您对我们的鼓励和期望。”

这是一次两代大师的对话,阎夫立先生把季老的鼓励当成动力,今天仍继续探索创新不辍,并硕果累累。

都市蒙太奇

镜头一:人人都爱的“特权车”

下班时分,我驾车刚驶入金水路,就发现路上已经堵得水泄不通。最靠里的那个车道禁止通行,两个警察正站在路口指挥交通。不远处,一辆警车警铃大作,在为后面的一辆车开道。是什么大牌的人物啊,竟然还用警车开道?我心里有点不悦。

就在这时,车载电台里传出了温馨提示:“各位驾驶员朋友,一名两岁男童在高速路上误吞了一枚硬币,现在情况紧急,由警车开道的救护车已经行驶到金水路中州大道,请过往的司机给予配合……”

原来这样啊!我心里暖暖的,心想:“这样的特权车,肯定是人见人爱的!”

镜头二:公交车长“万人迷”

“欢迎乘坐205路公交车,本路车……”一踏上公交车,车长的招呼声就传入耳际,而且中文欢迎语之后又是一连串的英文。

此时,一个老太太颤巍巍地跑过来,司机赶紧站起身,迎上前去,扶着老太太坐到位子上。老太太乐得合不拢嘴:“小赵啊,我们这些老年人,最喜欢坐你的车了!我的老姐妹你刘阿姨,明天要去你公司送锦旗呢!要不是你,她大晚上晕倒,后果不堪设想啊……”

车长一脸坦然,说:“阿姨,这都是我应该做的!”几站路之后,一个十字路口堵车了,南来北往的车辆堵得一塌糊涂,而这个路口恰恰没有交警。赵车长赶紧下车,指挥起交通来:“这位师傅,你退后一点!这位师傅,你右转吧……”

几分钟后,车流畅通了……

镜头三:路口遭遇“醉汉汉”

秋日的傍晚,经三路晨旭路口。一个中年男人晃悠悠地走着,突然,依着一棵法国梧桐倒下了。“晚上天气冷,别冻着他了。”路边商店的老板赶紧从铺里拿出一条毯子,给男人盖上。在此之前,早几位热心人拨打了报警电话和急救电话。

不一会儿,急救车和警察先后赶到。“酒后低血糖,要是没人发现就危险了……”急救医生一边说,一边抢救着……

镜头四:幸运的迷路老人

“喂!城市热线吗?真是太感谢你们了……昨晚我80多岁的老父亲走丢了,求助热线后,很快就有了线索。夜里12点左右,一个出租车司机亲自把我父亲送到家门口,车费不要就走了,我想借助你们表扬表扬他……”

郑州市经八路2号郑大二附院宣传科 彭永强